

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宜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敬奉薄酬。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七一遊行預演「佔中」 各界需高度警惕

卓偉

市民必須看到的是，今年的七一遊行已經變質，將由一場表達市民多元訴求的遊行，變成「佔領中環」的前哨戰，變成外國勢力奪取香港管治權的「紫荊花革命」，更加變成了一場違法抗爭行動，各界需高度警惕。過去市民參與七一遊行，儘管訴求各異，但大多能理性守秩序，但現在七一遊行已成「佔中」預演，「民陣」一眾激進團體早已磨拳擦掌進行違法「佔領」，行為將干犯「非法集結罪」，隨時要入獄並留有案底，絕非戴耀廷所說的罰款了事。市民參與七一遊行，不但有可能因為暴力衝擊而受池魚之殃，甚至有惹上官非的可能，殊為不值。既然七一遊行已經變質，市民有必要被反對派綁架，成為其違法抗爭的棋子嗎？

「民陣」日前宣布今年的七一遊行，將以「人民自主、立即普選、佔領中環、蓄勢待發」為主題，首次放棄以政府總部作終點，改為中環遮打道行人專用區，並會讓3名「佔中」發起人上台宣傳所謂「佔中」理念。「民陣」更聲稱是次「預演」是要向中央及特區政府施壓，即時落實他們口中的「真普選」，否則明年就會正式「佔中」云云。這說明今年的七一遊行已經完全變質，由過去反映市民多元訴求的遊行，變成反對派策劃的「佔中」前哨戰。「民陣」召集人孔令瑜也指：「大會活動在晚上10時結束，之後參與人士有甚麼行動，我們都會尊重。」即是說，屆時「佔中」將會正式上演。

七一遊行變「佔中」前哨戰

奇怪的是，儘管「民陣」已是明火執仗，但「佔中」

發起人戴耀廷卻拒絕承認七一遊行是「佔中」預演，他表示獲邀在遊行後的集會上發言，並不是為明年的「佔中」行動作預演，因「民陣」的集會有申請，「佔中」則是公民抗命，是以在人數上不能作比較云云。戴耀廷其實是此地無銀，故意誤導公眾，「民陣」已經將遊行終點改為中環的心臟地帶，並且會在現場進行集會，直到10時後學聯等一班激進人士將會立即衝到中環各個交通要道圍坐堵塞，而「民陣」隊伍亦會隨即加入「佔中」行動，雖然參與人數未能估計，但行動將令中環一帶陷入癱瘓，交通要道險象環生，警員與示威者也要發生嚴重衝突，這已經是一場如假包換的「佔中」行動，戴耀廷何以還要睜着眼說謊？

事實上，「佔領中環」本質是外國勢力的一場奪權行動，以癱瘓香港作手段迫使中央與特區政府就範，讓外國勢力的代理人成功入關參選特首，通過普選奪

取香港管治權。與過去人民力量、社民連等野貓式堵塞中環不同，是一場涉及整個反對派「宗政媒」集團的總動員，是以激進違法手段，長期而持續的一場「奪權行動」，就如當年美國在突尼斯、利比亞、巴林、埃及、阿爾及利亞所策動的「茉莉花革命」一樣，都是以發動群眾運動，衝擊經濟、癱瘓政府運作以達到政朝換代目的。在兩年前，反對派同樣也發動了所謂「紫荊花革命」，提出每個星期舉行遊行示威向政府施壓，但最終慘淡收場。兩年之後，外國勢力又借着普選特首的機會再度出招。

參加者成反對派違法抗爭棋子

對反對派及其背後的外國勢力來說，這次「佔領中環」不容有失，但同時「佔中」又是一場大規模的群眾抗爭運動，本港的反對派未必有能力有經驗應對，於是先有「魔僧」顧汝德來港策應，美國總領事館又突然調來橫跨軍政兩界的「中國通」夏千福作總領事，目的都是方便指揮這場涉及過萬人的行動。而這次將七一遊行變成「佔中」預演，也是為反對派提供一個實習演練的舞台，由統籌指揮、物流補給、情報聯繫、引導輿論、激進衝擊等，都需要一個演習過程。因此，反對派才決定以七一遊行作為「佔中」預演。而且，雖說是「預演」，但如果行動取得效果，成功「佔領」了中環，引起了社會巨大震動，勢將大大增加反對派的籌碼，有利他們將來的政改談判。

市民必須看到的是，今年的七一遊行已經變質，將由一場表達市民多元訴求的遊行，變成「佔領中環」的前哨戰，變成外國勢力奪取香港管治權的「紫荊花革命」，更加變成了一場違法抗爭行動。過去市民參與七一遊行，儘管訴求各異，但大多能理性守秩序，與市民秋毫無犯。但現在七一遊行已成「佔中」預演，「民陣」一眾激進團體早已磨拳擦掌並多次進行違法「佔領」，衝擊警方防線，堵塞交通要道，公然進行違法抗爭。根據早前法庭對黃毓民與陳偉業的判決，這些行為已干犯了「非法集結罪」，隨時入獄並且留有案底，絕非戴耀廷所說的罰款了事。市民參與七一遊行，不但有可能因為暴力衝擊而受池魚之殃，甚至有惹上官非的可能。

戴耀廷等人一直堅拒承認七一遊行是「佔中」預演，就是為了誤導市民，令市民以為遊行只是和平地表達訴求，但卻不知道反對派已經改變了遊行本質，屆時當學聯一班激進人士四處衝擊「佔領」，警方必然會果斷清場維持社會秩序，並且將違法人士拘捕，其時兵荒馬亂，究竟誰是真正參加遊行，誰是搞事分子，將難以分辨，市民隨時在不明就裡之下成為違法「佔中」的一分子，並為此承擔法律責任，殊為不值。既然七一遊行已經變質，市民有必要被反對派綁架，成為其違法抗爭的棋子嗎？

青年須慎防被利用「佔中」

文滿林 香港華人革新會副會長



■進行激進行動時會否被政客利用，年青人應想一想。資料圖片

反對派為「佔領中環」造勢，近日密鑼緊鼓策劃前所未有的部署活動：一、在宣傳輿論方面進行鼓動；二、在所有反對派的內部組織進行催谷，尤以青年人為主要對象。這些部署以求達到「癱瘓中環」的最終目的。

在輿論宣傳方面，反對派既發動喉舌《蘋果日報》作為旗幟，又配合個別電子傳媒和一些報刊日以繼夜進行渲染報導，推波助瀾，拋出什麼「真普選」等似是而非的爛調，藉此煽動更多市民參與。

反對派在組織內部亦加緊催谷。催谷的主要對象有教協、學聯、大專院校的一些激進學生組織，以及教會和多個反對派政黨。這些組織團體擁有不少青年人包括激進憤青，這些勇字當頭、不顧一切的年輕人可作為「佔中」主力。教協以中小學生為主要發動對象，學聯則以大專生為鼓吹對象。早前衝擊特首梁振英事件就是由這兩個團體組織煽動而造成的。至於教會方面，陳日君雖然退出教區領導層，但此人為了配合「佔中」以及向教區展開奪權行動，不惜利用各種場合配以昔日主教身份向眾多教友攞擺鼓動，起到極壞作用。

反對派提出「佔領中環」為求所謂「真普選」，單看文字已經是違法行為，損害法治社會。若是「佔領中環」行動造成整個中環癱瘓，交通阻塞，商業停頓，或者出現流血和動亂事件，有人進行破壞行為，放火燒車燒舖，後果將非常嚴重。反對派組織有沒有考慮這種後果？

作為市民，我們有責任有義務盡量避免這種局面發生，也有更大的責任反對那些人士進行「佔領中環」行為，抵制這種行為。我們更有責任去勸喻自己的子女、朋友和青年人，千萬不要受人唆擺參與「佔中」行動，一來「佔中」行為是有違法治的；二來要慎防被人利用而自毀前途，後悔莫及。作為青年人有幹勁是好的，但凡事要想一想，切勿衝動。

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總是利用青年人的幹勁和衝動的「弱點」進行唆擺，以期更多青年人站出來為他們做排頭兵來達到險惡目的。問題是，一些受鼓動的青年人一旦被煽動而做出違法之事受到檢控時，那些幕後主使者會否站出來為青年人承擔刑責，或是以其他藉口推卸責任？！青年人還是要三思。

義工行善舉 適時獻愛心

方潤華

雲泥鴻爪

當汶川地震餘悸未消、全民抗災記憶猶新時，雅安地震再次搖撼川蜀大地，也再度激起愛心熱潮，許多熱血青年自發奔赴前方救援，場面令人感動，不幸的是據報有救災軍車閃避私家車墜河令兩援兵殉職，年輕女志願者被墜石擊中遇難等，令人扼腕嘆息心痛不已，為何天地不仁，會奪走一顆顆善良的心靈？然而痛定思痛，我們知道：大自然是無情的，滿腔熱忱未必理性，災區需要愛心，但更需要專業救援隊伍搶在「黃金72小時」內挽救生命，若此時志願者盲目擁向災區，堵塞生命通道，愛心竟演變成人禍，產生始料不及的悲劇，令人反思「善心未必成就善行」，愛心若缺乏理性、智慧與科學，很容易「好心辦壞事」，實乃人世間一大憾事。

天災永遠無法阻擋，但悲劇可以避免重演，每一次災難，都是一次反思的機會，總結多次眾志成城、抗災救援之經驗，可以看到中國人從來不缺愛善心，欠缺的是組織、培養與科學管理，慈善也是一門大學問，值得政府與專家重視。

當今社會提起慈善，人們腦中往往閃現出「捐錢」二字，事實上慈善的意義廣闊得多，不少發達國家都十分珍惜國民善心，大都設立義工獎勵計劃，學校、社會及政府協力推廣及組織龐大的義工隊伍，愛心如春雨「潤物細無聲」，在孩子心中埋下慈善種子，培養出回饋社會的習慣。中國從數十年的配給制度過渡到自由競爭社會，政府不再包辦所有福利，更需要各種慈善團體對弱勢社群的照顧，義工服務需求甚殷，大有可為，除了能濟困救難，還能淨化人心，對當今普遍的信仰迷茫及道德低落可謂是一劑良藥。雖然「郭美美事件」等負面新聞令一些慈善機構形象受損，但社會不能因為害群之馬而因噎廢食，慈善公益是我們社會的良心，中國人身上流傳着慈善的基因，是次震災年輕人迸發的仁愛之心尤難能可貴，除了大力褒揚，更應藉此良機適當引導，將賑災的滿腔熱忱轉化為恒久的慈愛之心，培養更多專業的志願者與義工隊伍，為中國慈善事業帶來新氣象。以香港經驗為例，政府於1998年成立專責部門展開「義工運動」，運用電子科技統籌管理及指導訓練義工服務，以求達到「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之專業水平，登記義工由最初17萬人增至目前107餘萬人，善用社區資源，樹立互相關懷風尚，幫人者與被幫者的個人價值都得到肯定。

愛心是至高無上的情操，而且時時處處都能展現，隨時隨地都能奉獻，正如古人常說的「日行一善、積善成德」，生活中我們力所能及的行善機會太多了：尊老愛幼、睦鄰相助，拾金不昧、助人為樂，善待動物、珍惜地球……。甚至「不說他人長短、不念他人恩怨」也是善心，而廉潔奉公、造福民眾更是功德無量。愛心時時刻刻溫暖人心，正如星雲大師所推崇的：「說好話，慈悲愛語如冬陽，鼓勵讚美，就像百花處處香；做好事，舉手之勞功德妙，服務奉獻，就像滿月高空照；存好心，誠意善緣好運到，就像良田收成好」。讓我們擇善而行，共同收穫美好的人生。

不可輕言修改《基本法》

梁美芬 立法會議員 城市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從兩制的角度，修改《基本法》可能並非很多政客所想的那樣可以擴大「兩制領域」，從而讓香港拿到更多的自治權，而是極可能出現「兩制空間」進一步縮窄的情況。因為中央若要主動修改基本法，遠比香港容易。因此，一些政客勿盲目誤判修改《基本法》是對「一國兩制」最佳的選擇。

《基本法》作為普通法和中國法的結合體，主權原則主要是通過其中的中國法元素得以體現。如第17條主權原則對立法權的限制：香港制定的法律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若後者認為報備的法律不適當，可在履行一定程序後將其退回，使該法律失效。第158、159條規定了《基本法》的釋法權與修改權，不同於普通法將釋法權賦予法院的傳統，第158條第一款規定《基本法》的釋法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9條則規定了「一國兩制」下，《基本法》十分特別的修改程序，即《基本法》的修改提案權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和香港特別行政區三方主體分別提出。而香港特區提出修改提案時，其程序是異常繁複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無論修正提案由上述三方中哪一方提出，最後的修改權都是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而非香港的立法會。若《基本法》的修改提案者是國務院或全國人大常委會，其程序則完全按內地機制進行。

《基本法》的中國法元素

因此，從兩制的角度，修改《基本法》可能並非很多政客所想的那樣可以擴大「兩制領域」，從而讓香港拿到更多的自治權，而是極可能出現「兩制空間」進一步縮窄的情況。因為中央若要主動修改基本法，遠比香港容易。因此，一些政客勿盲目誤判修改《基本法》是對「一國兩制」最佳的選擇。

中央政府在《中英聯合聲明》中對香港不實施社會主義

制度的承諾在《基本法》第2、第5條都有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依據基本法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香港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第2條也同時申明了香港的高度自治權源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授權，但並非完全自治。

《基本法》的普通法元素

由於香港在英政府統治下已發展了100多年，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以及普通法的法律傳統已被香港社會良好地吸收和運行。因而在《基本法》起草時，英方做了很大的爭取，中方最終亦做出妥協，使得普通法傳統在香港得以保留。第8條即規定：在不與《基本法》相衝突的前提下，香港原有的普通法、衡平法及習慣法等都予以保留。《基本法》第四節有關司法機關的規定也都沿用了普通法的傳統。尤其是司法審判方面，香港法院可適用其他普通法地區的司法判例並可邀請其他普通法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的規定（見第82、84條），被讚譽為是世界獨有的開放態度。第82條亦明確規定了香港案件的終審權歸於終審法院；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法律條款（包括基本法）由香港法院自行解釋（見第158（2）條）。

上述《基本法》的規定都意在維護香港的高度自治權及普通法的傳統。回歸以來有關政制與法律的各種爭拗，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國法與普通法兩種法律傳統的不同造成的。

「佔領中環」是民主狂犬症

黃熾華

「民主狂犬症」一詞，是美國政治家、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菲利普·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教授1975年所著《民主政治的危機》一書，用來批評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自由主義者各種表現所使用的詞彙。當時流行「民主平等」造成了美國政府管治能力削弱，社會和政局混亂，國力每況愈下的局面。亨廷頓的批評，與今天香港的狀況比較，極其相似：香港式的「民主狂犬症」集中表現在數名政治極端狂熱「學者」發起「佔領中環」。

民主狂熱不受制 社會岌岌可危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美國自由派於二戰後首度控制政府。自由派一反五十年代的安定、繁榮和傳統、道德價值觀，大肆鼓吹「反傳統」、「反權威」、「反倫理」、「反制度」，「人人應參與政治，人人參與政府決策」，於是出現危害民主政治的各種風潮，政府動輒得咎變得無能，難以駕馭社會各種複雜局面，GDP由五十年代佔世界40%—45%下降至六十年代末的20%—25%，國力衰落，外交挫敗，科技停頓。亨廷頓形容這是民主狂熱不受制約、各利益集團和個人為私利而貪婪得到的「民主狂犬症」，使美國社會處於驚濤駭浪、岌岌可危之中。

如今香港亦然。社會本無事，狂熱分子自擾之。香港回歸中國，實行「一國兩制」，開放民主，於是舊時不敢向英殖民政府哼一聲的野心家、狂熱者、「輻光養

晦」分子沉渣泛起，都出來組黨、結社、爭權、曝光；遊行示威每年數千起，抬棺焚物此伏彼起，反中亂港變本加厲，爭奪管治權於2017年之前白熱化。此種香港民主狂犬症發展至兩三名「學者」發起要「佔領中環」，決心要把香港的金融中心毀掉，將香港人的經濟、貿易中心癱瘓，以換取由這些「民主派」、「自由人」掌握香港管治權。

請看看發起人戴耀廷今年三月初一篇題為《「佔領中環」行動的地點與行動》文章의自白：「中環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經濟是香港的命脈。而中環是這個中心的中心，故選擇中環是攻向香港最弱的地方」。「阻塞交通也是攻向對手的弱點」，「透過佔領行動去癱瘓香港金融中心令其運作受阻」。看，這不比美國的民主主義者的行動更極端、更陰毒、更暴烈麼？這危害香港的怪胎、異形本由長毛等獨有，如今卻出了另一夥患了民主狂犬症的「佔領中環」者。這是諸多患病者的代表者，是民主狂犬症的集中表現。難怪港府施政維艱，社會極不安寧，經濟每況愈下，族群日漸分裂，香港快被深圳、上海、天津超越。

「佔中」行徑像患民主癲癇症

美國民主理論家卡爾·柯恩在《民主概論》指：「理性是人區別於其他動物的標誌」。「佔中」的不理性豈非就是患了民主狂犬症！

「佔中」的民主狂犬症也可稱民主癲癇

症，廣東人叫「發羊吊」。癲癇症是一種大腦功能紊亂症或因生瘤引發。其症狀之一是情緒行為失常突發抽筋、歇斯底里、狂躁咬牙切齒兩眼翻白。曾有一位高中生在家向父母索錢和要求行動不受拘束與父母爭執而癲癇病發，先用壘球棒掃毀碗碟，繼而倒在大廳亂滾。於是我們想起「佔領中環」的發起人，他們要中央政府給予「真普選」，好讓他們在2017年奪權；中央和特區政府說應按人大常委會決定和《基本法》規定普選；他們便歇斯底里大發作要把中環佔領、癱瘓，到時還會瞓在大街亂滾。看：「佔中」的行為像不像患了民主癲癇症？是也！

「佔中」癲癇者腦中因生「洋瘤」，唯洋理論是瞻，故發「洋吊」病。

筆者引用美國理論家賀佛爾（Eric Hoffer）在《狂熱分子》（The True Believer）一書數段精彩論述以贈「佔領中環」者：「狂熱是一種靈魂的疾病」，「他們渴望經過某種驚心動魄的事業去掩埋他們已經敗壞和了無意義的自我」；「那些大聲疾呼民主自由的人，往往是最不樂於住在民主自由社會的人。『失意者』因為受到自己短處壓迫，就會把自己的失敗歸咎於現有的種種限制」。最後賀佛爾寫道：「狂熱的極端分子不管多麼能言善辯，都只會使群眾覺得他們危險、詭詐、不實際，甚至是瘋子。讓納粹運動走向敗亡，是希特勒的狂熱無法抑制，無法扮演務實的行動人有以致之」。願「佔中」者反思之。